

# 沉浸式的信息茧房：算法推荐视域下的网络爱国主义教育

李杰

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99

**【摘要】**：在算法推荐时代，短视频应用迅速崛起，使得爱国主义教育时俱进地扩展至“新新媒介”这一“新”场域中。但在算法传播时代，网络信息传递日益呈现出沉浸式、被动化的信息茧房“回声室”效应，使得网络爱国主义教育面临着群体极化风险加剧、主流价值取向边缘化、受教育者主体性削弱等严峻挑战。为积极应对这些挑战，必须坚持“菜单式”引导，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工具、以精品标准持续稳定输出高质量爱国主义教育内容，以创新性的话语表达构筑起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的强大合力。

**【关键词】**：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算法工具；信息茧房；立德树人

DOI:10.12417/2982-3846.25.05.010

要“创新传播载体手段，积极运用微博微信、社交媒体、视频网站、手机客户端等传播平台，运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等新技术产品，生动活泼开展网上爱国主义教育。”<sup>[1]</sup>是《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提出的明确任务要求。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应顺应时代发展大趋势、大潮流，与时俱进地掌握新兴网络媒介传播机理，借助新技术、新手段、新方法，以“接地气”的话语表达持续输出正能量内容，契合受教育者群体的特性。

## 1 “信息茧房”：算法推荐视域下网络信息传播的发展演变

依托于算法工具而迅速兴起的网络新兴媒体，实现了让人们进一步摆脱时间、空间和情境的限制，及时、免费、精准的获取各类信息。它通过推荐算法工具，对个体的偏好、认知、关注点、社交圈层等数据进行建模，“追踪用户的网络行为，运用一些数学算法计算出个人特征、环境特征等相关信息，并推荐出用户可能喜欢的内容。”<sup>[2]</sup>从而使受众“被迫”从主动订阅信息转变到被动投喂信息，进入“信息茧房”和“信息找人”时代。

一方面，从“人找信息”到“信息找人”的分发模式转变。有人说以前是“人找信息”，现在是“信息找人”。<sup>[3]</sup>当前，网络媒介信息的分发模式演进共经历了四个阶段，分别为门户索引阶段、搜索引擎索引阶段、“订阅-关注”阶段和算法推荐阶段，即互联网初兴起时门户网站分类索引信息阶段、在诸如百度、谷歌、雅虎等搜索引擎检索信息阶段、在微博、贴吧等媒介上“订阅-关注”式浏览信息阶段和基于个人需求内容的算法抓取与分发信息阶段。在第一、第二阶段，网络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介工具，被用来呈现、索引和检索信息。在这两个阶段，与传统媒介的分发一致，有把关人将重要的、优质的内容过滤出来，呈现在媒体或网站上，送达到用户手中。在“订阅-关注”

阶段，把关人的权限下沉到用户手中，用户能够创作、展示信息在自己的主页上，被其他用户浏览，与其他用户一同探讨。而在算法推荐时代，新兴媒体通过建立能够对受众特征、偏好、个性、关注、需求等内容进行精准画像的人工智能数学模型，将互联网“信息池”中的信息依据对用户的“画像”进行了精准分发，从而“有效解决了用户对个性化垂直领域的私人订制需求，完成了‘人找信息’的传者主导到‘信息找人’的内容分发模式改造。”<sup>[4]</sup>这一阶段，信息的“把关人”由现实的个人让渡于“算法技术”，信息传播也呈现出特别关注个人需求信息、忽略社会价值信息的新特点。

另一方面，从“信息爆炸”到“信息茧房”信息传播影响改变。在算法推荐时代，移动互联网也更可视化、更便捷的普及惠及更多群体，“截止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为9.89亿。”<sup>[5]</sup>人人皆可成为短视频内容的创作者、传播者、弘扬者，互联网中的信息量也随之与日“骤”增，“信息爆炸”现象愈发凸显。因此，有人断言，“移动互联网下，人类正在加速进入信息熵时代”，<sup>[6]</sup>这是互联网“信息爆炸”的产物。但是基于个人需求的算法推荐技术的出现，能够有效提升“信息-人”之间的匹配效率，能够有效整合同质化信息资源，所以即使在信息量比以往都增加的前提下，仍能够有效“降熵”，从而有效缓解信息爆炸现象。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各种信息在算法工具中是平等的存在，会依据算法自身的逻辑进行类型的整合与优先级或权重的排序，从而决定分发到受众的范围和时间。其一，当绝大多数人一直浏览或停留在某一热点话题上时，智能算法工具便会节选出此类信息的关键词及与之相关的各类关键词进行优先展现或显著提醒。这样就使得大多数用户看到的信息是绝大多数人“正在看”的信息，而非自己真正“想要看”或“应该看”的信息。其二，当一个人一直浏览或停留在某一类型的信息上时，智能算法工具便会优先推荐、分发相似信息到该用户浏览页面。用户就会“被动的”被算法所搭建的“过

“过滤气泡”隔离在这类信息的“回声室”中，持续浏览“同质化”信息，固化的自己的认知，从而产生沉浸式“信息茧房”的回声室效应，使得用户在固化过程中潜移默化地认为是自己主动获取的这些信息且信息就仅仅集中于自己观察到的这些方面，逐渐丧失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创作者准入门槛低、创作内容质量良莠不齐、用户在算法推荐时代的浏览信息以“想要看”的内容为主等因素，也日益加剧了沉浸式的“信息茧房”现象，也使受众日益丧失了主观能动性，价值判断、价值选择的能力有所下降。

## 2 “流量至上”：算法推荐视域下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的挑战

网络爱国主义教育作为互联网时代下产生的一种特殊教育传播活动，应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与网络环境的折变而实时创新，实时提升“驾驭”新技术、新手段、新形式的力量。在“算法推荐-FEED”时代，算法工具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网络生态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了网络受众的价值观塑造与取向，对网络爱国主义教育产生巨大的影响，带来了严峻的风险挑战。

### 2.1 群体极化风险加剧

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在算法推荐场域下群体极化风险加剧，主要表现为：一方面，群体受到历史虚无主义、民粹主义等错误思想影响，产生根深蒂固、犹如铜墙铁壁般的固有认知偏差，排斥真正的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价值取向的爱国主义思想。具体而言，“在技术赋权时代，共鸣是信息传播的主要动力。‘过滤气泡’内部同质化传播会更容易激发群体的价值共鸣，为成员提供归属感、认同感等良性体验。”<sup>[1]</sup>在面对庞杂繁多的信息时，受众往往不想“费心思”、“动脑筋”去做价值判断、是非判断，而更倾向于简单的判断，即选择接受与人脑中已有储备相似的信息，忽视与之存在差异的信息。受众一旦接受到伪造成爱国“理论”或“学说”的错误思想影响，并经过“浏览-持续浏览-认同-共鸣-关系圈”一系列过程的连锁反应与影响，就会形成固有的偏见，当接收到爱国主义教育思想的外部灌输或纠偏时，他们会严重抵制这些思想，而继续选择那些错误的思想，严重阻碍爱国主义教育的开展。

### 2.2 主流价值导向边缘化

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离不开理性爱国话语的表达，但在算法推荐场域中，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却因算法工具的过度使用导致“流量至上”和“‘私货’肆虐”问题，迫使主流价值导向呈现出边缘化的趋势，不断在网络受众中“遇冷”。一方面，以理性爱国话语表达创作的作品在算法场域诞生之初，就已经入驻，并且随着网络话语的创新、网络环境的变化不断更新、创新，在制作过程中从未“缺席”任何一个算法工具场域，都有

以各种语言符号、图像叙事等形式创作的理性爱国主义主旋律作品。但在算法工具场域中，“流量至上”的最优经济追求致使部分算法应用运营商一味地以满足用户个人需求为最终目的，在分发信息的权重上，优先将能够满足人们感性需求的泛娱乐化作品推送到最大多数人手中，以获取最大“流量变现”。而反映社会共同价值需求的爱国主义教育作品，基于其对于人们需求满足的潜隐性与非现性，能够获取的“流量”较低，就导致受众较少、范围较窄，从而在实际表现中，出现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缺场”。

### 2.3 受教育者主体性削弱

算法的过度使用，使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的受教育者出现“价值批判困境”和“认同困境”问题。具体而言，高强度个性化的算法推荐工具能够让我们在短时间内从信息库中浏览到想要获取的信息，极大地缩减了信息检索的时间。算法工具的智能化学水平也使得网络受众对其依赖性日益加深。长此以往，用户会慢慢养成在喜爱的视频上多停留会儿，让算法工具实时学习到自己的兴趣，从而获取到想要获取的信息的习惯。这样用户就跳过了在检索信息时的思考、批判、选择环节，个人的主动性与批判性日益消解，主动学习能力、价值判断能力、价值选择能力降低，阻碍了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化、践行。同时，在这种情况下，用户也会产生“三人成虎”的现象，用户会主观认为，算法工具持续稳定推送的相似信息就是正确的，不假思索和判断，习惯这种“投喂式”的信息获取方式，所接受的内容为“想要看”的内容，而不是用户“应该看”的内容。但在网络爱国主义教育中，需要用户具备一定水平的价值判断能力和主动学习能力，而由于算法工具的影响，用户的主动学习能力和价值判断能力处于低水平线，必将导致爱国主义教育成效不显著、内化不入心、外化不用行。

## 3 “菜单式”引导：算法推荐视域中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的应对

算法赋能是时代发展的大潮流、大趋势，是新时代科技发展进步的重要着力点和必然选择。因此，应顺应时代发展、科技进步的潮流趋势，高度重视算法工具在媒介工具中推广与应用对其所带来的风险挑战，从工具、载体和内容等方面积极找寻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有力推动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的创新开展。

### 3.1 总要求：坚持内容为本，以精品标准持续输出优质教育内容

网络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是调动受众主动性主体性、引导受众树立理性爱国主义思想、提升爱国主义教育成效关键一环。首先，要以正能量爱国主义教育持续输出优质内容。要在算法工具中，要敢于发声、善于发声。要结合时政热点、重大

节点、传统优点，推出一系列高质量的爱国主义教育内容，引导树立理性的爱国主义思想，在大是大非面前做出正确的抉择；要用榜样人物、英雄模范的事迹，凝聚起受众对爱社会主义、对爱中国共产党和对爱祖国的价值认同；要敢于亮剑，积极发表对各种错误思潮、错误思想的批判内容，重塑受教育者的价值批评能力。其次，健全算法应用服务提供人工审核机制。算法企业要在算法个性化分发的基础上，设置敏感词汇，运用职能算法工具对涉及敏感词汇的内容进行人工复审，严格限制激进化爱国主义思想、庸俗化爱国主义思想、盲目化爱国主义思想和分裂国家思想进入分发程序中。最后，要建立专推流程，加强网络爱国主义教育人工议题设置。在算法应用中，设置人工议题，摆在显著的位置，并设置专人负责审核该议题下的内容，严把内容考核观，保证内容的绝对正确性，实现价值性与效益性的统一。

### 3.2 硬道理：坚持工具为载，以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工具

算法工具本质上是一种技术，其最终目的在于服务人类，促进人类发展。算法背后必须要流淌“价值观”血液，必须要始终坚持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工具。首先，要加强对算法工具设计人员的爱国主义教育。算法工具服务提供商要定期组织开展对程序设计员的爱国主义教育内容培训，加强对其的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仪式感教育、历史学习教育等，提高其思想认识水平；要健全对对算法工具设计人员爱国主义思想的动态考核与反馈机制，打好“提前量”，确保算法工具设计人员写出的程序是有助于理性的爱国主义教育内容传播，而

不是给错误爱国主义言论“开后门”。其次，要加强算法工具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教育。要积极引导企业在坚持经济效益的基础上，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在设计算法程序时，既考虑用户的个人需求，也考虑用户的社会需求，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作为社会需求的重要内容推送给用户，引导用户树立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感。最后，要加强算法工具设计应用的法律制度、监管体系建设。要从法律的角度制约牵制算法工具企业不能盲目追求“流量”，而不要责任，要从立法上明确算法工具服务商“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明确其在网络爱国主义教育中所担任的角色、所承担的责任、所完成的主要任务，提高威慑力和震慑力。

### 3.3 真本事：坚持话语为介，以创新性的话语表达构筑教育合力

话语是影响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受众喜爱度的关键因素，也是打造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精品”、“爆品”的关键部分。在算法场域中开展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必须用网络受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和形式。语言上，要讲求话语表达的感染力和话语论证的穿透力。具体而言，就是讲求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的技巧，要注重话语的创新，以“新词赋新意”、“热词借用”、“旧词重释义”等形式将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表达的感染性全面增强。如通过用“躺平”、“北京瘫”等吸引眼球，通过比较对比的方式讲述爱国主义教育中青少年应该奋斗、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在形式上，要运用“视频+”的形式，创新推动网络爱国主义教育展开。

###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国务院.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 [2] 陈昌凤,石泽.技术与价值的理想交往:人工智能时代信息传播:算法推荐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思考[J].新闻战线,2019(7):71.
- [3] 习近平.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J].求是,2019(6):5.
- [4] 邱立楠.短视频平台算法推荐的“异化”与“驯服”[J].中国编辑,2021(4):68.
- [5] 中国网信网.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发布[J].中国广播,2021(04):38.
- [6] 崔恒勇.互动传播[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54.
- [7] 阎国华,韩硕.“过滤气泡”现象影响青年价值观的内在逻辑与应对策略[J].思想教育研究,2021(04):85.